

# 光看卷宗图纸还不够 更多功夫下在庭外

## 一个刑事法官的细致和谨慎让记者见识什么是职业精神

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魏金金



“这个妨害公务案的旁听人员较多,要增加几名法警维持法庭秩序。”

“旁听席入口和出口处都要有法警,如果出现鼓掌喧哗等违反法庭纪律的,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制止。”

绍兴柯桥区法院一楼的羁押室里,一个坚定的男声似乎在部署着什么。记者往里走进去,只见一名中等身材、穿着白衬衫的男人一边看着监控,一边嘱咐着身边的法警。

他,就是柯桥法院刑庭庭长王伟良。长期工作在刑事审判线上,经验告诉他,这样的妨害公务案件,敏感因素较多,庭审期间容易发生意外,“不怕一万,就怕万一”。当天,王伟良一直等到庭审平稳进入举证阶段才离开旁听席。

始终保持细致、谨慎、客观的态度,经验丰富又从不过分依赖经验,这是记者跟着王伟良体验他的工作期间最深的感受。记者觉得,这也是刑事法官最难能可贵的品质之一。

### 打了一个接一个电话 就为帮被告人安顿女儿

拜访王伟良的第一天上午,他没有案子要开庭,在办公室打了一个又一个电话,这头手机刚挂,那头座机又响了起来……

“哈,福利院的范院长接电话了,孩子的问题终于解决了!”放下电话,王伟良眉毛一挑,兴奋地说:“过两天就可以和公安一起将孩子送过去了。”他正在联系一家福利院,要将一对刑事被告人夫妻的女儿安顿过去,好让两人安心在监狱服刑。

原来,被告人曹某和乐某都因容留卖淫被判了六年有期徒刑,留下一个一岁多的女儿没人照顾。“曹某父母双亡,只有一个不到20岁的弟弟刚刚刑满释放,自己生活都成问题。乐某父亲早亡,母亲今年80多岁,也顾不上孩子。”王伟良说,案子虽然判了,但曹某实际上并没有顺利入监服刑,而是在家照顾女儿。

“因为种种原因,部分判了实刑却没办法收监的犯罪人员流落到社会上,这既是对司法公信力的一种损害,也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。”王伟良说。近期,绍兴的政法部门正在通力协作,对判处实刑但未执行收监的人员开展“天网行动”,法院联系福利院,解决好罪犯子女寄养问题,正是行动的一部分。

不过,王伟良说,孩子送到福利院寄养属于下下策,“如果有值得信任的亲属照顾是最好的,接下来我们还是会和曹某谈一谈”。

除了办案,身为庭长的王伟良还要承担很多事务性工作,比如像这样和政法各部门协调、推进收监工作,审核合议庭法官撰写的裁判文书,开庭务会与大家研究案情……白天的时间太碎片化,王伟良说,他通常只有在晚上和周末加班,才能拿出一整段时间来撰写判决书,裁判文书审核是每天晚上的“回家作业”。

### 真相只有一个 有疑惑就去现场

王伟良的办公室不大,但整理得一丝不苟。地上叠着19个白色的框子,他告诉记者,这些都是浙江中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、虚开发票、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、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的案卷,整整365卷。王伟良是这案子的主审法官,现在这类复杂疑难的案子基本上都是由他“挑大梁”。

王伟良简单向记者介绍了案子的一些情况。检察机关指控的基本情况是,浙江中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自身资金不足,而且在建项目销售很差。眼看项目马上要经营不下去,法定代表人许某和销售总监方某等就想出了一个“售后返租”的法子,也就是,将商场隔成一个个小商铺出售,但客户买下商铺后不能用于自主经营,必须返租给浙江中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关联公司——汇金公司。起诉书显示,客户与浙江中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合同是租约长达20年的租赁合同,客户每年以租金返利形式获得收益。

案子此前已经开庭两次,庭审中,被告人及辩护人一直强调“售后返租”只是一种销售的手法。

“到底是促销措施还是集资手段,要看浙江中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否真的可以按合同将商铺交付,但是光看卷宗、看图纸是不够的。真相只有一个,如果内心有疑惑,就一定要去证实。”王伟良决定去现场

进行勘查。

过去,记者看得最多的是法官坐堂审案时威严的样子,但跟着王伟良到现场后,才知道原来有那么多不为人知的功夫是下在了“庭外”。

下午两点的阳光特别刺眼,我们顶着40℃的高温,来到案子涉及的商业中心项目所在地。王伟良说,龙禧集团在2010年斥资数亿元取得浙江中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,接手了该公司在建的商业中心项目,现已彻底烂尾,还欠着银行好几个亿的贷款。

现场5栋高楼,工程早就搁置,没人维护,只剩下几个保安看守。我们走在如同废墟的工地上,时不时会听到玻璃外墙被烈日灼烧后摇摇欲坠的声音。保安“补了一刀”:“之前有好几块玻璃脱落掉下来,安全隐患很大的。”记者听完不禁心头一紧,王伟良却笑了笑说:“没事的,我们待会去地下室看看。”

从外面望下去,地下室是一片绿色的汪洋。但当我们走下楼梯,到达地下商场的入口近距离观察,才发现下面是一片污水,水深没过脚背。我们找了两双塑胶套鞋穿上,深一脚浅一脚趟着积水往前迈。

地下室光线很暗,保安打着手电筒,王伟良则借用手机的光前进。在这样漆黑一片又空旷的地下室里,本来就没有方向感的记者完全懵了。“这是商场大厅……这应该是电梯口……这里是设备房……”因为已经把图纸烂熟于心,王伟良对地下室的结构一清二楚。

“可以排除公司把机电设备房当作商铺出售的可能。”从地下室出来,王伟良拿出图纸又比对了一番。

3号楼和4号楼里头基本上是毛坯房,由于年久失修,满地都是建筑垃圾。据保安说,只有1号楼的公司高管办公区进行了精装修,如今也人去楼空。

大楼里面可不比地下室凉快,越往上一层,就越闷热,再加上堆了一地的建筑垃圾,记者一进入这样密闭的环境就开始胸口发闷,呼吸急促,再看看王伟良,依然很淡定。

他拿着图纸,边看边比划着——两根柱子之间是7.5米,算下来大约50多平方米的空间,但根据图纸要隔出8间商铺,每间商铺有11平方米,中间还要保证两米的通道,“这根本不可能!”王伟良若有所思。

我们再转到2号楼,整个环境并不理想,但是南面一片落地玻璃窗特别敞亮。王伟良数了数,一共有12扇窗户,每扇窗户大约1.7米,这样的长度要划出十间商铺的位置,也是不可能的。

“这说明,这些商铺只是公司在图纸上划划的,现实中根本无法交付。”王伟良更加确信,公司根本没有打算交付商铺,纯粹只是用来集资的“道具”。

下楼时,王伟良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浸透,但神色显然比来时更轻松了。

### 一口气开五个庭 连水都没喝一口

采访王伟良的第二天下午,他要审理整整5个适用简易程序的刑事案子。

“像醉驾、盗窃等轻微刑事犯罪,刑事速裁日立案到宣判只需短短几天的时间,可以大大提高办案效率。”王伟良说,这些案子虽然并不复杂,但在庭前也要做好充分准备,被告人的权利义务、相关法律规定都要先以书面方式告知被告人,这样开庭时的告知可以简要一点。王伟良还创造性地将举证前置,让公诉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就将全部证据出示给被告人,了解被告人意见并书面记录后提交法庭,庭审中只要核实证据出示情况和再次确认被告人的质证意见即可,节省庭审时间40%以上。“简易程序不减权利”,之后他的这个经验被推广到整个绍兴地区。

“现在开庭!”王伟良敲响法槌。

被告人方某被指控在禁渔期到绍兴柯桥区一水域非法使用电力捕鱼,警方从方某处缴获渔获物70尾。公诉机关认为,应当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追究刑事责任。

“公诉人指控的内容看清楚了吗?”王伟良问。

“在河里抓鱼也犯法吗?”方某一口方言,似乎没听懂公诉人起诉的内容。

王伟良改用方言解释道:“检察官指控你犯罪,是因为你在禁渔期使用电力在外荡水域捕鱼,违反国家水资源保护规定。”王伟良被称作“移动的法条”,一般法官开庭都要带本法条的书,但他不需要,庭审时,对着被告人解释相关法条的时候,对某某某某个罪名,都可以当场予以解答。

“那不是外荡水域,是我承包的鱼塘。”方某抖着腿,一口否认。“那你电鱼的水域,与外面的河道是否是相通的,是否有隔离设施?”方某沉默了一会,低声说:“通的。”

最终,法庭认为方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成立,对他单处罚金2000元。方某被带下法庭后,另一位年轻小伙子紧接着又站到了法庭上。一个下午,王伟良一口气开了5个庭,连水都没能喝上一口。“嗓子都快冒烟了。”

下午4点左右,他宣判完当天最后一个案子,收拾好卷宗,回到办公室,还有不少事情等着他处理……

